



著

海碧

中年的下午茶
zhong nián de xià wú chá

生命单行线
shēng mìng dān xíng xiàn

伪文明的抱怨

月光下的独语
yue guāng xià de dú yǔ

那六十四朵怒放的伤花
nà liù shí sì duǒ nù fàng de shāng huā

虚假的钻石
xū jiǎ de zuàn shí

精英生活的陷阱
jīng yīng shēng huó de xiǎn jǐng

生活的重建
shēng huó de chóng jiàn

有关城市记忆的乡愁
yǒu guān chéng shì jì yì de xiāng chóu

不必在秋天的风里寻找春天的飘落
bù bì zài qiū tiān de fēng lǐ xún zhǎo chūn tiān de piāo luò

谁给文学戴了绿帽子
shuí gěi wén xué dài le lǜ mào zǐ

世纪末的文化浮躁
shí jī mò de wén huà fú zào

河南文艺出版社



海碧

著

伪文明的抱怨

2267-1

4626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文明的抱怨/海碧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80765-788-0

I.①伪… II.①海…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507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20
印 张 14.5
字 数 271 000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对阳光没有要求的心灵震荡(自序)

我喜欢看四季的流转,每个季节都有代表它的植物伴随着我们——哪怕是秋叶飘零后接踵而至的冬天,无论白杨、银杏、黑槐、弯柳的树干多么干枯、光秃,那种萧瑟的冬天的感觉,正是它独有的对阳光没有任何要求的感觉。在这样的感觉里,偶尔,也会让我不经意地发现某一处生机:一片尚保持着绿意不肯冬眠的衰草,一株还在泛青不愿服老的柳枝,一朵顶着寒风孕育新花的嫩蕾……都会情不自禁地唤起我对生命的珍爱,惬意地改变我的心境。所以,季节变换的不同景致带给我的感悟,使我在词语之间穿行时,就像揣着面对心仪靓女掏心倾诉的怀想,写着写着,心就被文字泡大、浸野了——有了把更多人当成我文字的心仪者的企图。只是我的书写得很慢,慢得就像大象用长鼻子卷握着鹅毛笔画鬼符,应不及心里想出的句子一样,常常游荡在发呆的空白里。

对汉字书写有种痴迷而又有遥远乡愁的我知道,我的这些带着耕文种字的小农意识的涂鸦既不是学术,也不关乎理论的文字叙述,连一个在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细节都算不上。充其量是寂寞无人见的一滴草尖露珠,小径风霜中盲点处的一粒微尘,像草木一样见证四季最具“芸芸众生”意义的无名氏,

对着面目越来越模糊的魔幻现实主义社会的宣泄吐槽也说不定。期许着孤独寂寞地活在真善美匮乏的当下,即便有限仍旧能够借助于汉字寻找努力避开方向,躲过崩溃而又合乎德行的存在感。至少也要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底色和记忆褶皱里,给出每一根头发变白的理由,以及每一道皱纹来之不易的岁月交换。唯其如此,所以如若没有这些连细节都算不上的露珠,这些微尘,这些无名氏,历史便无从说起它的大命运了。

在通过书本和民国文人背影隔着年代的交往中,胡适先生“一点一滴努力,满仓满谷收成”的话,虽不再像少年课本上“铁杵磨成针”的寓言一样为我励志,却助我加深理解了对于真诚做事的人来说,初春播下的种子如果要到金秋才能收获果实,就不必守着它刚刚长出的幼苗做伪文明的抱怨。因为被改变的不在眼前,而是将来。早在中学时代,我也常常在精致的笔记本上抄写名人大家的格言警句,为自己懵懵懂懂的踌躇满志撑腰打气。甚至以为,在那些动人词语蛊惑下并不自由的虚幻意志,可以为自己今后的行为把握方向……随着不断递增的阅读和对成人社会复杂多变的旁观,甚或置身其中却浮游不能自己的体悟,渐次发现高远的理想和大尺寸政治人物戏谑下的现实之间,是画不出因果关系等号的。有些事,虽非战事那么紧张,但也跟国家兴亡有那么一搭。不是吗?在社会转型的掌子面上,目力所及之处都不难看到金钱碰撞的利益倾轧下,奔驰、悍马里富豪、靓女的人肉摩擦,“官二代”“富二代”们催情般手足无处可放的躁狂,就像旧时代的歌舞伎,虽有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光鲜侍弄,丝毫掩不住红纱帐里冲天的欲望一样。甚至坐在七十年后的电影院里,看七十年前饿死三百万人的《一九四二》,面对被拉长历史身影的灾荒史、心灵史的虐心回顾,竟然能不时听得到遗忘者的后代们在观众席里嘻哈的笑来。那笑比拒绝遗忘的电影更让坐到最后一个离场的我,感到虐心的痛颤。在我看来,这等如恶少般无视道德后果的“嘻哈”,盖缘于把善的缺失作为恶行的理由。它不只关乎礼貌,更关乎应有的教养。可见,作为一个对社会痛感源很敏感且常被焦虑所困的我,在睡不着又不肯装睡的青春带着软绵绵发酵的信仰远离而去后,抱着梦想瘪了气的中年慵懒,置身于启蒙公民社会的倡导者与行动者之间的缝隙,打量这个不可抗拒的庞大社会的时候,痛苦地发现我早已深陷既不能和社会一体去打拼把握不住的未来,又难以抽身而出的窘况之中——如此严重的

分裂感令我不得不把由人类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转交给神学——借助于宗教让欲望增长的速度慢下来,不必追着财富奔跑;或者让欲望的实现方式发生转变,向着内心的宁静和与周遭和谐相处的方向出发。也许这样,才有可能从无边生活的纷繁枝节里,蒸发出甘甜清澈的润心之水,超乎寻常地热爱平凡的万家灯火,而不会再幼稚地为煮一个梦想的鸡蛋,烧了居家栖身的房子;或者成为对这个物质极大丰富而精神不断萎缩的社会失去痛感的橡皮人。不甘心被媒体鼓噪的荒谬困局所囚禁,并奢望以自己的声音参与到日益多元的社会空间,如农民种地一样,笔耕勤奋,向所置身的社会不被错过地上缴一点道德公粮。再则,这个朝着理想中的未来飞旋般不可逆转地日新月异变化的时代,已经快得让人来不及感受和应对,好像人人都脚蹬红舞鞋,不由自主地被匆匆脚步拖拽着慢不下来。感受和品读生活的景致过程似乎都被抽离了,形而上的精神一面不是被物质碾轧成了碎片,就是被形而下的现实涂鸦得越来越没有灵性。我深信,没有谁愿意被这样仓促地裹挟着进入自己人生的下一个十年,一如无根的浮萍,从河流的这一段漂往那一段。我以为,只要肯在发现世界、创造生活的旅程中耐心放慢脚步,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不同时节的车站和窗口景致,顺遂源自内心的好奇联想,即便那些异质的声音、颜色和思想的捕捉,不过是庸常生活的小点缀,其光即便如萤火烛照般微弱,也一样能够于暴发户粗俗不堪、金光闪闪的幻觉复兴中,朦胧出一派诗意来。也许,它不能够照亮大地,但是,它足以照亮心灵。

本书收录了我跨度十年,从内省的视角,心怀“软弱得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软弱但还是软弱着,虚伪得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虚伪却还是有些话不能讲”(史铁生《病隙碎笔》语)的不安,面对在城市化狂潮涌卷中,因缺少文化呼应和心理准备,而迷幻在丧失了怀疑能力的乏味幸福中,几乎都成了连打哈欠的高僧或哲学家似的,就差伸着脖子等艳遇了的国人,把自己或理性思辨的笔谈、或观景望物的联想、或文化感知的乡愁、或道德提醒的批判,或如虫子掉进米缸快乐地唱着倦怠的歌,在键盘上拉拉杂杂敲出这些既不比唐达人,也非同魏晋名士的闲笔篇什。我做不到世事洞明地心照不宣,也不会人情练达地隐忍不发。只寄望于在虽持有悲观但更持有审慎地与其摆脱历史重负、不如共同承担命运的自觉中,把没有大智慧但求小聪明的汉字表达,为浅足踏过的浮皮软地,聊发不可忽略不计的轻微叹息;为轻沙迷眼的世

间琐屑之事,催生并非无人爱听的碎语;为闲适闲情闲散闲淡以至闲阔的生活,弄出些在常人眼里细小无用或无关紧要,与我的意识潜流却常常会触堵在大脑的沟回里、不经思想的激荡便难疏通畅流的煞有介事来。当然,我承认,我种下的这些力争不在已经形成的“行话”体系里说话的汉字,既没有《青年文摘》句式的知音体励志,也没有猎狗在迷雾中惊恐的狂吠,更没有破解斯芬克斯之谜的智慧和勇气,甚至还欠缺那么一点悲剧英雄的失败者俄狄浦斯不屈命运、勇于抗争的精神闪光和人格伟大。哪怕是有几分自毁双目般逃离现实的自我放逐,也寄望它能够以质疑确认信仰,而不是那种声音空空的木鱼,被谁抢劫了理想似的,听不到真诚的回荡。

是为序。

壬辰年壬子日丁未冬夜

目录

对阳光没有要求的心灵震荡(自序) 1

不必在秋天的风里找寻春天的飘落

——有关焦虑的断想 1

王澍获奖的联想 6

那六十四朵怒放的伤花 14

“精英生活”的陷阱 22

民间书写的“长恨歌”

——读野夫《尘世·挽歌》断想 26

“求政府不如求自己”行吗? 33

伪文明的抱怨 37

我们都是农民工的后裔 41

风车下的堂吉诃德? 46

“说大人则藐之……” 50

放逐心性,生活就不那么寡淡无味 54

行善,不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玩“杰出” 58

莫让书写的快乐踱葬礼的步子 62

那烟蒂灼痛了我的公民意识 66

生活的重建 70

新退休·主义 75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80

- 虚假的钻石 85
- “租界地”外扯闲篇 88
- 走笔德国与北欧 92
- 汉堡·沉淀的思绪 94
- 诗为灵·七湖之城的呓语 97
- 柏林·墙头探出的“红杏” 100
- 奥斯陆·生命之于白昼的交替 102
- 斯德哥尔摩·黑白的忧伤 105
- 哥本哈根·心灵的凯旋 108
- 印象蒙特卡罗·巴黎 112
- 沧浪亭余墨
- 中国文化脉络的历史图景 128
- 在秋天的西溪湿地里 134
- 平遥,温暖着一段历史的记忆 139
- 上海印象 144
- 梦中的街道 148
- 点墨“自在之旅” 153
- 有关城市记忆的乡愁 160
- 所以我说,故乡…… 165
- 驶往文明部落的随想 169
- 感受宋陵 172
- 嵩阳书院感怀 176
- 车马坑断想 181
- 回眸卢舍那 186
- 夜宿少林寺 192
- “古都”后的追问 197
- 带泪的角落 201
- 台北淘书 207
- 对一位台商老人的思念 210
- 世纪末的文化浮躁 213
- 开启心智的导航 217
- 月光下的独语 221
- 《感悟婚姻》的人生感悟 226

- 谁给文学戴了绿帽子 229
- 咀嚼:读书与行走 233
- 中年的下午茶 237
- 书店·年味 241
- 到高处去,看阳光的燃烧
——关于艺术创新与维护传统的呓语 244
- 祈祷生命的耳语 250
- 枯叶飘落时候,所有的怀念都无济于事 253
- 分花拂枝梦微吟 258
- 追思飘若远行客 262
- 如铁的生命 266
- 秋柳鹅黄时 269
- 生命单行线 274

不必在秋天的风里找寻春天的飘落

——有关焦虑的断想

当下的时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似乎有些不着四六的发问,却也道出焦灼于现代困惑之中的不得要领。逮着越来越好的日子不依不饶地烦恼自己,多少也有点得了便宜又卖乖的虚情撒娇。随着科技进步的不断腾飞和物质消费持续繁荣的时尚流转,众生百姓从日新月异的生活里,不断获得满足的同时不由得欲望飙升、胃口大开,焦虑也就乘虚而入、尾随而来……

环顾四周,不难发现,人们在不断完善谋生技巧的同时,常常忘却了生活的真实意义。对物质占有和财富积累的追逐,如嗜血的狼舔带血的剑,耗尽自己的生命;在追逐奔跑中,忽略了等待也是一种感受人生光泽和温暖的美好时辰;在搬进豪宅新居的同时,很少意识到自己也被装修在了失去自我放逐的封闭空间,囚禁于和左邻右舍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得了肺癌才断然戒烟的环保意识,摁下葫芦起了瓢的排污减噪,就像农民赶着老牛拉的破车,玩“猫逮老鼠”或“老鼠逗猫”、你急我不急的游戏,殊不知心灵的污染正在销蚀我们生存的理由和希望;发达的传媒、通信和交通缩小了地球的物理空间,也拉大了人与人交流的心理距离——独守空巢的老人接到儿女的越洋电话,或同城而居无暇探望的问候,把寻常

的亲情隔离为只闻其声难见其人的期盼,听着《常回家看看》的歌声泪流满面;经济齿轮的转动下,效率越来越高,时间却越来越少;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多,精神的拥有却越来越少……

我们还时常可以看到,在相同或不同价值观的奴役下,追名逐利者如鲫鱼过江的浩浩荡荡中,高中生们超负荷磨损肌体健康,被应试教育锻压成考试机器,佝偻着身子和满脸的疲倦,把人生最美好的阶段染色成困苦受难的你追我赶;艺术家们为了寻求突破,交困在花样翻新的迷宫,自己都不知道梦中呓语的精灵古怪,到底是说给谁听、做给谁看的意淫或自慰;企业家们为使公司业绩的图表止落攀升,拼杀在风雨飘摇的你死我活里,披着辉煌或悲壮的风衣扮演末路英豪;被股票市场的牛熊对撞绞杀得血肉模糊后,股民们扮演自认倒霉的凶手自首的那份求告无门的无奈;工薪族、打工仔们为房贷本息的偿还计划、大病医治的钞票饥荒、脱贫致富的朝思暮想、终日被群兽追击着无路可逃的不安;时尚男女爱情保鲜的作秀,和中年夫妇移情别恋的窘迫与危机,或者开始步入衰老走向生命终结的恐吓,等等,都被封闭在焦虑的囚车上,一头扎向想要控制未知和把握不确定的焦虑的牢狱高墙。

焦虑,来自于我们关乎生活的宏旨和细节中的想象、敷设、经历和感悟。它绕开人们心灵里积极坚硬的领地,因为那“积极的坚硬”,常被焦虑所激发的斗志,强悍地于绝境杀将而出,成为生活主宰的自我解放者。所以,在为追求卓越而跌进不拔萃于同类便放不下的执着中,焦虑,会藏匿在主流语境和传统价值观的背后伺机而动。更多的时候,焦虑像一柄刺入“消极柔软”心底的利器,在盘剥勇气瓦解斗志的伤口,败坏出情绪病毒,呻吟各种凄凉的回声。

无论是“股票信用车房卡”的社会精英,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草根庶民,不同层次的焦虑,时常会窜出来纠缠于你的奋斗或者挣扎之中。尽管每一个人自身的极限和博弈的对象不同,生活的目标和为之实现的路径有异,都难免凝结在解决了物质层面的困顿,依旧解决不了心灵深层次的焦虑备受折磨的砧板上。而心灵深层次的焦虑,恰恰又是焦虑的本质。你始终被控制在想摆脱,却又无法摆脱的悖论里。这,既来自所谓的压力和竞争,又来自我们对幸福生活的感知和企求,更来自于心灵哨所对世俗力量淹没着纯真的警惕。

有追求的欲望,有思考的对象,有担当的责任,就必然会有焦虑的

纠缠。且不说用长远的人生战略规划,盘算将来岁月的远景和使命,即便是眼下利用双休日读完一本书、约友人看一部电影、携妻儿带父母外出郊游,不是被各种各样的“计划外”碾成齑粉,就是被推卸不掉的“节外生枝”化成泡影。更不必举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在社会舞台和历史背景中放大人生百态的例子。单看走下喜剧银幕的卓别林、施蒂夫·马丁、伍迪·艾伦、成龙、周星驰、宋丹丹、赵本山们,表演之外内省的沉默和孤单,躲藏在寻找和创造博人欢笑背后的焦虑不安,就不免唏嘘成功或失败也好,富贵或贫贱也罢,就其生命意义而言,物质的、肉体的、精神的满足或缺失,都会让我们在不同的时期,怀疑我们自己的能力和能力之下可能的结果——妥协还是坚持、逃避抑或面对、放弃或者驾驭的不断拷问,让你从浑噩中意识到抵达彼岸的永不可能时,开始借助于信仰思考终极问题——在一种心灵寄托的神佛庇护下,走向虚无那一片目光所不及的智慧地带,追求一种高纯度的无焦虑状态。问题是,当这种“高纯度的无焦虑状态”,也成为生活情景里刻意追求的目标时,它岂不是焦虑的另一种源泉?譬如,你想重新回到除了透明好奇的纯真、没有任何烦恼的自然童趣时代的不可能,带着你从愿望的尽头折返而归的空叹,寻找远离尘世的驿站。想重温学生时代犯罪一样的逃学经历,尽管那样的犯罪感快活得令人想当街跳舞,而今也只能是着色的蹉跎岁月的回忆,在焦虑的镜像后面和自己做伴。我曾经对我正在读高中的儿子一边讲述我在学生时代,自由如风一样在教学秩序混乱的“批林批孔”中旷课,和与同学竞技投掷石子打碎教学楼窗玻璃的恶作剧经历,一边看着他那一脸对童话或梦境向往的神情,就为他从来不曾用旷课缓释学习的焦虑而动恫愚之念。

焦虑,让人们既无法到达生命的极限,也无法回到昨天。那些征服山峰的登山者,在山巅临风而立,酣畅地享受短暂成功的沐浴时,稍一碰思考的神经,就会发现突然丢失了“征服”的意义和“攀登”目标。开始质疑当初的攀登动机,和怀念攀登的过程。那些曾经渴望被敬仰称颂的满足感,一旦拥有便从“不过如此”的峭壁上跌落下来。像看一部已经知道了结局的惊悚片,被抽空了沉浸于惊悚的快意情节而备觉无味。现时生活越丰富越自由,就觉得越若有所失越不自在,陷于想得到更多又担心守不住已经拥有的患得患失里。人生取舍的决断,常常被现在如何将来怎样的反复追问,在进退之间的踟躅徘徊和左右

摇摆的举棋不定中,不停地围着价值观,涡流似的打转。“取自己不知不觉丢掉的东西,舍那些不愿舍弃的东西”,总是显得那么难以企及。田园诗宗陶渊明,公元405年,不堪先后十三年宦海沉浮中心为形役的痛苦而自免去职,归隐于“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的自然,也没能得到真正忘怀人生可见得失的精神解脱。不同的是,他那“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的焦虑,是灵魂找不到依托的人生大孤独,而不是世俗的小烦恼。十几年前的苏丹大饥荒,凯文·卡特那张秃鹫掠食骨瘦如柴的女童的传神特写,通过西方媒体的广泛刊载与传播,向世人传达了那场饥饿灾难中的生命绝望,并为他赢得了多项国际大奖和声誉。不久,那位年轻的摄影记者却不堪焦虑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们从他内心反省的遗书里得知:为了捕捉到那惊人的瞬间,而漠视了对那个女童应有的生命救助,由此而得的各种荣誉,每天都在吞噬和煎熬着他的心。私欲的功利诱惑,带给他的人性丧失的焦虑,后遗成一种心魔顽症,使他无法逾越安放灵魂的坝坎。这个较为极端的例子,作为一种警示,足以提醒人们:功名利禄的危险,在于把既定的奋斗目标淬火在文化的剑刃上,魅惑着人们在有限的资源下艰难地开掘,致使奋斗、努力、抗争,成为一种心魔顽症,一种潜意识里焦虑的黑匣子。抑郁,便带着那团漆黑,猎获像崔永元一样整日整夜睡不着觉的俘虏,甚至迷幻效仿张国荣选择过早离世和自己告别的人。

无从释怀的焦虑,需要淡定的智慧浸润一颗空了之心。那个看着师父背村姑过河,被疑问焦虑了一路的小和尚,因了师父“我已经把她放下了,你的心里还没有放下”的点拨才顿悟的故事,说的是心之孽障。焦虑的侵扰,也可借阻断过去、屏蔽未来、创造出当下的快乐以驱之,为心灵松绑解甲。这种快乐,不单是及时行乐的夜夜笙歌,也不完全是荡着岁月的秋千消磨时光,而是在一种“快乐”的常态下,智慧的淡化期许,平复欲壑。就像你虽然没有机会去湖边散步看荷花盛开,心里的荷花却早已悄悄地绽放了一样,简单到没有负担的禅意。凭借躲避负面的记忆情绪,练就一番忽略不计的能力,从容于年少的傻里傻气,好比父母对孩子说“今天天阴没太阳,不能带你去公园”,孩子却说“有。就在云的后面。云一走开,太阳就出来了”——一切美好都在幼稚和年少的心里。央视《百家讲坛》借于丹“论语心得”的抑扬顿挫,推波现代人泛读《论语》,助澜百姓拥抱孔儒之学,也是人

们在喧闹的都市生活中摆脱焦虑,求得安静悠远和清逸空灵的渴望;对恬淡如“采菊东篱下”化解浮躁,闲逸若“悠然见南山”抚平焦虑的向往。即便我们为儒不读圣贤,信佛不净六根,修真不忘好色,务农不善亲躬,于业不善一能,于世不堪一务,仍不免等而下之进入一种精神瑜伽状态。当人们都乘着焦虑的末班车而去,只有你还待在快乐的月台上时,来一个华丽转身,关掉思想闸门,催促自己投身浮华世界。不把自己当作这个社会的奢侈品去招摇过市,倒要像天下最无关紧要的人那样,生一场小病似的去度一个完全不用费脑筋的浅薄假期。过一种最简单、最平凡的既不嘲弄现实于玩世,也不超乎现实而出世,更不妥协现实寻谐世,“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文雅生活——随缘纳福地在碗碟杯盘间开怀地尝尝美食、烛光里暧昧地喝点暖胃的红酒、树叶婆娑吟诵着音乐与情人做做爱、被时尚杂志无聊在戏剧开演前的观众席里、躺在草地上闲散地看风吹云动头发也跟着飘、到郊外看太阳下山然后落入地平线的天光渐隐……一切都诉诸直觉,借着感性朝着更高级的进化方向,伸展我们勃勃的精神力。犹如梦中离别,醒来仍有不舍,极欲合眼再入前梦似的,找回我们生命中最初始的诗意——那种正在丧失或已经丧失,在随后的日子里被一再怀想的诗意。而不是,也不必在秋天的风里找寻春天的飘落,发现捡起的枯叶,是冬天开出的寒冷支票,开始“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地焦虑“冬天怎么过”。

当然,最好还是如从瑞士银行家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两亿英镑无须为钱发愁的英伦才子、跨界文学与哲学的作家阿兰·德伯顿所说:“生活的本质是悲剧性的,我们会死,我们的爱人会死,大多数计划都没法实现,我们被欲望和焦虑折磨得寝食不安……这是生活的真相。哪怕是生活在相对富裕的地方,哪怕你过着所谓幸福的生活,总有问题无法回避。但通过哲学、文学和艺术,我们能减轻一些痛苦,在先人的智慧中寻求回应和慰藉。”我想,是的。尽管硕果仅存的大师们,或早或晚地离开了尘世,但他们的作品和思想还能给予我酒歌似的癫狂与迷幻,让我觉得自己由他们陪伴着生活过,并庆幸在他们的人生帐篷之下,躲过自己心中焦虑的风雨。

王澍获奖的联想

2012年5月25日,由凯越基金会设立、每年度授予一位做出杰出贡献的在世建筑师的全球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建筑奖(其推崇的三个建筑美德是:坚固、价值和愉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了四十九岁的建筑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以鼓励他在崭新的、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利用建筑表达一种自己独特的理念和声音。

伴随着国内多数官府之人以“大跃进”的思维,催生出暴发户心态(为了满足虚荣的炫耀,常常花去不该花的钱),挥霍败家式的财富,大踏步地推进改造城市化的进程。在建筑设计与施工中体现出的大批量“官府政绩”催生出的建筑败笔和废墟中,王澍的获奖,不啻于独放的一枝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的唱衰之花,一种特殊荣耀映射出的被时代选择性忽略的透骨哀伤的反讽。王澍获奖的消息甫一传出,有人雀跃这是中国建筑师的荣誉,有人欢呼这是对中国建筑界的认可。我倒是想在这里不知趣地踩一下刹车提个醒:先别蹦高,请客气点儿,这事没那么宏大——那荣誉只是给王澍一个人的,不是供大家均分的精神奖金!那是只能戴在王澍一个人头上的桂冠!

毫无疑问,这个奖虽然给王澍戴上了璀璨的光

环,让王澍得以蓄积更大的能量,有了既可以对中国城市决策者、愚昧建筑商和犬儒建筑师们大声说话,并影响他们不得不听的可能。

王澍带着狂妄的梦想,在被残破肢解传统文化的国之建筑焦土上,孤独穿行于建筑工匠(或曰农民工)之中,一路捡拾从旧建筑物上拆卸下来和丢弃在犄角旮旯的文化记忆碎片,从拆迁、地标建筑和快速致富的中国建筑系统里逃离出来,重构建筑与环境、传统技艺与自然人文的关系,唤醒城市不应忘却的记忆。作为一种失而复得的语汇,重新筑进建筑肌体之内,向急功近利的城市建设发出有关建筑文化的讨论,和设置参照关系的意图上来的呐喊之声。至少从他用六万六千块来自旧房拆毁的青瓦构筑的“瓦园”,到以收藏时间和记忆,暗示着与四周即将崛起的高楼大厦形成一种对话,进而留存一种人工与自然的关系和文化根源性,让人们在浮华中找到一种安静感觉的“宁波历史博物馆”,再到根植于传统基础和自身环境又带有展望未来的普遍性的“中国美术学院香山校区”,无不体现出他在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的关照下,与当地文化接气通脉的建筑主张。在他看来,建筑师首先也必须是一个文人;在他眼里,比建筑更重要的是一个场所的人文气息,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朴素构建手艺中,灿烂的思想和语言规范。

遗憾的是,当下官府之大尺寸身形、大音量发声者,前边是不遗余力地追求高速、高铁、高楼、高外汇储备、高GDP增长,焦躁地攀爬更高更快的数字中国;左边是对键盘民主的言论自由感到不适与不安,出于“维稳”目的以掩耳盗铃的低智商营造“和谐”的网络中国;右边是面临教育、医保、住房、物价等改良社会保障制度捉襟见肘的民生中国。无论是数字中国、网络中国还是民生中国,似乎都默契于对身后文化中国的集体失忆和失语。除了标语党式的“科技下乡”“文化下乡”,或者借重大节庆极尽作秀地历数业绩进行化妆粉饰之外,常常在城市建设的文化秩序中,以个人好恶涂鸦建筑格局,追求豪华与气派;或者为了政绩不顾传统地追求现代,堆积出大体量的地标性建筑,凭借这些建筑张扬权力支配的优越和无知。所以,今日之中国“拆除好的建筑,建设不好的建筑”(八国联军掠走了我们房子里陈设的部分文物,烧毁了我们的颐和园,我们今天却拆毁了一座座陈设那些文物和深嵌历史记忆的房子)的形象在世人眼里,总显得有些文化断裂的焦点不实。不是打着科学发展观的旗帜做违反科学发展的指令性